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六十四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一

天官冢宰第一之一 冢知勇反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辨本作辯平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建立也周公作六典之職以授成王營邑於土中以治天下是爲洛邑 賈疏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洛誥周公曰孺子來相宅亂爲四方新辟是也

案朱子詩傳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

侯故曰以治天下　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辨别也謂别四方考工記匠人建國視日景考極星以正朝夕是也正位謂定宫廟之位書名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甲寅位成是也　王氏安石曰立宗廟於左立社稷於右立朝於前立市於後謂之正位官言所司之人職言所掌之事設官則官府之六屬分

職則官府之六職也　干氏寶曰體形體　賈氏公彥曰國謂城中也國外則曰野　黄氏度曰體國以經理田野　鄭氏衆曰設官分職謂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及其屬各有所職而百事舉　朱子曰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　鄭氏伯謙曰周公之序六典也每篇冠以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終之以爲民極凡此皆所以習民於尊卑等殺階級之

中消其亡等冒上之心而寓其化導整齊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志慮不易視聽純一何往而非為民極哉　葉氏時曰王畿立而根本定方位設而規制嚴國野分而彊理正官職舉而網目張民於是取正焉

案王城面九里畿内面千里近郊遠郊甸稍縣畺之地各有所任人有所宜事取其便皆量國中之體勢以定野外之經制五等之國以次而殺則其野外都

邑郊闗溝涂大小逺近必與相稱先鄭及王氏安石皆以正位之事爲體國誤矣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又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元后作民君師所以爲之極也君奭篇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公卿師保萬民亦所以爲之極也全經之義盡括於此故六官之首並揭之俾守典者識焉辨方以正位體國以經野設官以分職皆所以安民生定民志而使遵王之道故曰以爲民極也　朱子以至極之義標凖之

名辨書傳以極爲中之誤乃從周官看出蓋以爲民極不可訓以爲民中也必無至極與標準然後以爲民極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遂字皆得實義而了然易明　周官一書爲凡帝王之大經大灋故首以建國言之義不繫乎國都之何在也注雖指營洛爲解要不可泥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帥所律反治直吏反下治官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官象天所立之官天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不主一官之事也 賈疏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春官亦不言司者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掌主也佐猶助也邦治王所以治邦國也 鄭氏衆曰爾雅冢大也冢宰大宰也於百官之職無所不主 蔡氏沈曰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稱故謂大宰爲冢宰 賈氏公彥曰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大宰 王氏

安石曰宰以制割調和為事故供刀匕者亦謂之宰　言主治則兼六官五官教禮政刑事雖不同皆治瀍也周官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者多據王國也不言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若言王國恐不兼諸侯言邦國則舉外可以包内也　干氏寶曰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

衆合教禮政刑事而成治治之使各得其分謂之均均者使上下尊卑貧富遠邇各得其平也詩人刺秉

鈞之不善一言以蔽之曰不平其心故相臣佐王平天下自平其政始而平其政自平其心始　冢宰統六官猶仁統四德其職無所不統而大綱有三一曰養君德則自後宮宿衛以及起居服食之節無不與聞所以保護王躬而納之於道以爲出治之本也一曰詔廢置政治之要惟在於舉賢絀不肖羣吏則專之卿貳則以詔王而廢置之所以使野無遺賢官無僨事也一曰制國用綜其入出豐凶之數而權衡之

所以使民有常供財不濫費公私充實而有備内外謹飭而無邪也以是求之則冢宰所帥諸屬皆可得而推矣

辨正賈氏公彦曰注謂大曰邦小曰國據此文邦在上國在下故為此解案覲禮同姓大國異姓小邦則邦國大小通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總百官則稱冢以天官象天覆萬物也大宰職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是專國小治

而稱冢也司書職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詔王及冢宰是貳王事總衆職而稱冢也宰夫職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是總衆官誅賞而稱冢也司會職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是總四國之治而稱冢也　葉氏時曰六卿分配天地四時而冢宰以天名官虞書司徒敷典地官之職也而典則曰天叙秩宗典禮春官之職也而禮則曰天秩五服五章司服典命之職也而曰天命有德

五刑五用司寇之職也而曰天討有罪一則曰亮天工二則曰代天工葢以無事非奉若天道耳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宰之大音泰又如字有音又凡云十有幾者並同胥思餘反劉思叙反下皆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冢言大者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旅衆也下

士治衆事者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賈疏典命文士以三命而下爲差賈疏典命不言鄭氏約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案典命職公之卿三命掌客職士視諸侯之卿禮注言士以三命而下爲差似據此府治藏史掌書者賈疏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民給徭役者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賈疏胥有才知徒給使役故一胥十徒也宰夫八職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王氏安石曰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上大夫也王制諸

侯之上大夫卿蓋非特諸侯也　林氏之奇曰卿爵也冡宰官也　賈氏公彦曰典命大夫同四命而此分爲中下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而爵則有高下也府史胥徒並庶人在官者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禄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王氏詳説曰府一而史倍胥一而徒十此倒之常也　陳氏傅良曰古之用人無他途自公卿大夫子弟皆養於學宫或備宿衛以考其德行

而升進之自鄉遂都鄙侯國凡占名數而爲民者亦
考察於鄉里擇其秀異者節級而升之故受命爲士
其次者則任以府史之職蓋其職任稍重非胥徒之
比　鄭氏伯謙曰府史胥徒可賦田則授之田不可
賦田則給之祿以百畝爲差孟子曰祿足以代其耕也
通論呂氏祖謙曰案顧命大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
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
司寇則三公兼六卿周制也　賈氏公彥曰府史大

例皆府少而史多府在史上唯御史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以掌贊書數多也天府府多於史以所藏物重也案掌次鬱人司尊彝司几筵司服磬師典庸器諸職皆府多於史不獨天府有府無有史以當職事繁也有史而無府以當職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也食醫等府史胥徒俱無者以專官行事更無所須也一胥倒十徒腊人之類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也　王氏昭禹曰有

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號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有市賈之事則置賈

餘論范氏祖禹曰古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詔王廢置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後世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於已臣以爲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　陳氏友仁曰官制云

天地春秋四官自卿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葢吏役如是足也吏省則祿易給有祿則知自愛漢猶倣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張敞爲膠東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切比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吏皆差自重賢人君子往往出其間自鄉差之法變爲顧役天下之事付之游手之民又從而奪其廩是敎之爲姦而又授以具也上自朝廷下至州

縣每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胥吏不勝其衆則官之不勝吏姦宜矣天下何從而治哉　王氏志長曰周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官與吏無甚分也西漢去古未遠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爲元勲故西都之公卿大夫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發迹於吏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太守卒史東漢流品漸分然胡廣爲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爲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爲郡決曹吏王充徐穉皆爲從事功

曹而不以為屈無他始有祿以養其廉而後有功名之途以盡其用也然則周官之史胥不以卑冗限其終身可知矣後世不為之謀其生而但抑其格則犯科為姦不自愛重者十人而九此亦為之長者之過也

存疑王氏與之曰列國大夫稱卿僭也春秋一經無卿字凡傳稱卿者經皆稱大夫蓋因周官小宰小司徒等皆中大夫遂以卿為上大夫故引王制諸侯上

大夫卿及晏嬰之言以證之不知王制乃漢人所述

晏嬰謂侯國之大夫乃王朝之士惟卿爲大夫耳

案五官之貳皆中大夫則卿爲上大夫明矣晏嬰所

云别爲一義不足以破王制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長也宮正主宮中官之長陳氏友仁

曰官制云宮正王宮宿衛官之長

王氏與之曰書顧命名伯爲冢

宰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虎賁逆子釗葢宰臣統宿衛此最有意　王氏應電曰以分職言宫正掌宫中官府宫伯掌宿衛士庶子以無職言則宫正總王宫之戒令糾禁宫伯亦隸之

通論賈氏公彦曰凡六官序官之灋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若宫正宫伯同主宫中事膳夫庖人内外饔同主造食事故連類序之二則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皆以緩急爲次序故宫正以士官在前内宰等大

夫官在後也　諸官言伯者長也宗伯之類言師者取可師法也樂師之類稱人者以其事名官獸人䱷人之類稱氏者有二義族有世業則以氏名官若攻工記桃氏為劍築氏為削是也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師氏保氏馮相氏保章氏是也司裘司市之類言司者專任其事也典婦功典絲枲之類言典者課作由已也諸稱職者若職内職歲不掌受藏主其業而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者他官共物已暫掌之若幕

人共帷幕幄帟掌次張之也二者掌徵斂之官若掌

皮掌染草之類三者所掌非己所為則掌固掌彊之

類脩其廢壞而已自外皆逐事立名以義詮之可曉

也　干氏寶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

其徒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

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舍之屬言氏者世

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稱其材庖人之屬不氏不人

因事以立名也宮正膳夫內外饔之屬　葉氏時曰

說者多言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愚竊以爲不然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也葢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官府次舍在宮中有故而令宿者宮正掌之卿大夫士之嫡子庶子入衛王室者宮伯掌之眡朝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其政此入直環列之衛也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眡朝則在路門之左大僕掌之而小臣御僕屬焉此僕從侍御之衛也凡此皆非兵也虎士八百人先後

王而趨以卒伍居則守王宫舍則守王閑眂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擁護之衞也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師氏掌之帥四翟之隸使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宫司隸掌之此周防守禦之衞也二者則皆兵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宫正掌王宫之官府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宫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教之道藝而宫

伯掌其政令誅賞使學問日進職業日脩則王宫之
宿衛無非直諒多聞之士秦有郎中令掌宫殿門户
漢武帝更名光禄勲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
四等謂之三署郎類取經明行脩者充之至於公車
特起賢良方正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故劉
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楊雄之徒皆出焉是以董仲
舒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歳貢
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猶得周官遺意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伯長也　魏氏校曰宮正宮伯相為長貳先王燕居宮中宦寺婦人皆不得在側前後左右所與居者惟士耳

餘論陳氏傅良曰環衛有二項其一是公卿大夫之子弟分置八隅宮伯領之一是凡宮中官府之徒役錯置於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宮正領之皆屬冢宰

宮伯所掌在漢時爲郎衛屬郎中令宫正所掌在漢時爲兵衛屬衛尉然光祿勲掌典謁署郎而大尉部之則亦隷於三公但以文屬無所徵令於其間也至武侯相蜀深慮宫中府中不爲一體則當時宫府判矣

案宫正所掌非兵衛葉氏時已論之兩漢法亦屢更未可以漢制即爲周制至諸葛所云宫府一體者則以陟黜臧否之異同而言非指官吏之統轄也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膳市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也鄭司農云詩曰仲允膳夫　邱氏濬曰膳夫以下庖饔亨人等官皆以士爲之而屬之冢宰以人君一身宗廟社稷之所關飲食不可輕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庖蒲肴反賈音嫁徐音古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賈主市買知物賈

存疑鄭氏康成曰庖之言包也裹肉曰苞苴

案古民茹毛飲血包犧氏始炙肉爲毛炮庖之義宜取於此若包則苐匭橘柚皆有是名注義似偏

内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饔於甸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饔割亨煎和之稱内饔所主在内

賈氏公彦曰饔和也熟食須調和故曰饔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饔所主在外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亨普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爲内外饔煑肉者　魏氏校曰今之廚役古乃以士爲之事外無道也後世士多清談鼎鑊之事以爲賤役事道判矣讀周禮者以此類求之庶知古人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之義

總論朱子曰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是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甸音弟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郊外曰甸師猶長也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　賈氏公彥曰天子藉田在甸故稱甸師此官主地事不在地官者以其共野薦給薪蒸故次亨人　王氏安石曰徒三百人為其以薪蒸役內外

饔之事非特耕耨王藉也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掌罟田獸以共膳羞故在此

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𩀱音魚本又作魚亦作𢿍同

正義馬氏融曰徒三百人者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鼈卑列反

正義鄭氏鍔曰龜蜃之類莫不有甲名官特以鼈者

蓋龜以卜蜃以飾器不專於食有甲之美而食之衆

無如鼈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腊音昔

正義鄭氏康成曰腊之言夕也賈疏乾曰腊朝曝夕乃乾故云腊之言夕

或作夂夂乃乾成也　王氏應電曰昔古作𦣞上即

疊肉從日乾之今文旁加月腊人主凡乾肉以火乾

者亦名

曰腊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乙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醫師衆醫之長　賈氏公彦曰醫有齊和飲食之類故設在飲食之間　黄氏度曰春秋傳晉侯有疾秦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政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主不能禦是以云良臣將死也冢宰王躬是保燥濕寒暑起居飲食皆當體察故醫師屬焉

王氏安石曰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故有府以藏書有徒以役諸醫受政令於醫師聽所使令則無用使醫分治疾瘍稽其事制其食且有政令故有史以

府史胥徒

餘論葉氏時曰人君起居飲食不知致謹皆足以生疾統於大臣則小臣有所忌而不敢導君之欲西漢以大醫大官隷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猶有周官遺意至東漢則悉用奄人主之起居飲食之重不揆於

大臣而委之奄豎豈防微杜漸葆和毓德之道耶

食醫中士二人食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有和齊藥之類　王氏昭禹曰易之頤君子以節飲食蓋氣體不和多由於飲食於無事之時而順適之有道疾病何自至哉此食醫所以設也

疾醫中士八人

正義陳氏傅良曰疾醫專治內證　王氏應電曰食

醫以王爲主疾醫以萬民爲言但大人治於未病而其法亦通乎下小人治於已病而其法亦通乎上

通論鄭氏伯謙曰執技以事上者惟醫術爲難精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不兼治病也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内證不兼外證也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治人也

瘍醫下士八人瘍音羊

正義鄭氏康成曰瘍創癰也　賈氏公彦曰曲禮頭

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

獸醫下士四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獸牛馬之類賈疏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又云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既不別釋畜則獸可以兼牛馬　王氏應電曰家畜之獸惟牛馬爲貴其疾當有以治之故有獸醫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酒正酒官之長賈疏與下酒人爲長不言𤕤文

署也　賈氏公彦曰酒漿之職與膳食相將故在此

通論陳氏汲曰酒正不掌酒禁而地官司虣禁飲食於市者秋官萍氏掌幾酒謹酒蓋酒正掌王朝之政令無暇及外事必付之刑官市官之屬然後職專而事便也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衣詹反又於檢反劉於驗反奚如字又胡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　賈

氏公彦曰以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不稱士亦府史之類女酒則與奚爲什長若胥徒奚三百人造酒須人多也女之有才智而曉酒者爲女酒其給使者爲奚

案酒漿邉醢醯鹽冪七職皆出入王宫故以奄奚爲之以給世婦廟中之役故酒人用奄

辨正王氏應電曰女酒女漿之類皆擇民間婦女善其事者以供職其次爲奚如庶人在官者故内宰云

分其人民以居之也寺人職稱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人指女御故係之於王女宮則凡女酒女漿若奚之屬存焉故不係之於王也注以女奚爲女奴非也秋官司厲明言盜賊之女子入於舂槀則不共他事明矣舂事煩勞而女舂抌二人奚五人以執役者女奴也饎事精潔女奴不與故設奚至四十人如以奚爲女奴豈舂事之煩而五人能盡之饎事較簡而反有四十人之多乎且以王及后之至尊祭祀

賓客之至潔而飯食乃造於盜賊之女子無是理矣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漿子良反

通論王氏昭禹曰酒漿造釀異法故異職也　金氏瑶曰漿之制與酒略同酒用糱漿不用糱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吏應反字從冰或力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凌冰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　賈氏公彦曰其職云凡外内饔

之膳羞鑑焉故連類在此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籩竹器如豆者其實容四升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呼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醢豆實也不謂之豆人者此主醢豆不盡於醢也賈疏豆有臄膮膮胾炙膾之屬其數甚多若言豆人恐並掌之此惟掌醢而已

豆以木為之受四升

案有籩人而無豆人者籩實果穀魚鹽餌餈皆易成

故統於一官豆實醢物醯物雜而難成非一官所能共而豆實又不盡於醢醯之物也鹽亦籩實而別列一職者共百事之鹽籩實其一耳　籩人女奚少以棗栗之屬皆乾物也醢人醯人女奚倍之以菹醬之屬皆濡物製作事繁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天子豆百有二十上公四十侯伯三十有二子男二十有四上大夫二十下大夫十有

六

醓人奄二人女醓二十人奚四十人醓本又作醯呼西反

通論賈氏公彦曰齊葅必須醓物乃成則與醓人職通故次其後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鹽所以調和上食之物故連類在此

案周官不言鹽賦以產鹽之區皆非畿内也鹽利至重若任民爲之争奪必多矣太公治齊官山府海則

設官治之而收其利可知或謂聽民自取而無賦恐非治理之平也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冪莫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巾覆物曰冪　賈氏公彦曰巾冪所以覆飲食之物故次飲食後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宮人主安息王身故在此　陳氏

友仁曰宫制云宫人居舍官之長　此下四官是王之寢處供帳安息王身之事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舍行所解止之處賈疏解脱止息之處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幕模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幕帷覆上者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次自脩止之處　賈氏公彦曰案

其職云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幕人共之掌次張之故連類在此　自掌舍至掌次皆王在行之事　鄭氏鍔曰舍者乆留之辭次者暫止之義出而會同則或留之乆故有掌舍以為衛出而祭祀暫止而已故有掌次以為儀觀其設梐枑壇壝嚴為防限則乆留可知觀其設皇邸帟案多為容飾則暫止可知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之大音泰又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府爲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

賈氏公彦曰有賈者府官有市買須知物貨善惡也

李氏覯曰周官掌財者雖不一綱統所係實專於一司故天下財貨之人莫不自大府受之量入以爲出亦莫不自大府頒之是以利權不分而斂散得宜使不專總於一司出財者惟以給辦爲先用財者惟以濟事爲功而後之不繼不恤也財如之何不虧

通論周禮菁華曰大府以下諸職皆出納會計有司

故隸於冢宰以制國用也惟冢宰以道佐人主上得以約王后世子之過取下得以制有司之擅供凡事皆有定式大府但稟成式而頒之則侈心溢志不戒自抑所以常有三十年之通而民無凶荒水旱之患也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工能攻玉者　賈氏公彦曰其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以玉為主

故名玉府有賈使辨玉之善惡貴賤也

餘論陳氏傅良曰玉府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而列於大府之下與凡治藏之官無異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司會有廢置誅賞之典夫安得不節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藏諸省闥之中外人比校不及則傷財害民豈細故哉　葉氏時曰以諸職考之獸人之皮毛筋角獻人之獻征廛人屠者之皮角筋骨遂師之野職野賦澤虞之財物以入玉府而共

玩好賜予之用非天子之私藏也漢初以大司農給
國家公用以少府給天子供養元帝時賈捐之言暴
師未一年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
續之是猶以私藏為公用也自光武出少府禁錢屬
司農宮中私用一切於司農取之章和以後以其不
便遂於宮中自立一監命奄人主之而古制始廢矣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内府主良貨賄藏在内者　王氏

與之曰曰内府非天子私藏之所以其在庫門内耳與後世瓊林大盈異矣

案諸府皆非私藏王氏以其名曰内府嫌於私也故辨之然以為在庫門内則未必然王者之財不必置之門内而後為内也三府特以其所藏之物為别耳要當在王宮之外内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此皆生於天時産於地利成於民力所謂財用之大源下之所以共上也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馭輕重

以均貴賤以通有無所謂財用之大權上之所以制下也自外而藏諸内故曰内府自内而布諸外故曰外府

通論鄭氏伯謙曰玉府内府所掌金玉兵器凡良貨賄一也必分而爲二官者玉府所掌皆式貢餘財所作及獸人獻人所入專共王玩好賜予邦之大用不與焉内府所掌乃九貢九功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以共邦之大用故不可不分爲二也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府主泉藏在外者賈疏對內府爲外

賈氏公彥曰其職云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事故在此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古外反凡要會會計之字皆放此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大計也賈疏宰夫職日計曰成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會爲大計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　王

氏應電曰司會執典瀍則之貳贊王及冢宰以均平天下操日成月要歲會之總以詔王及冢宰廢置總贊天下之治會百官之政其權亞於大宰不止財用一事故其職隆而位尊也

案有謂大府下大夫而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屬者非也大府之屬王府內府外府以及官府都鄙之吏皆主守藏者用財之式瀍則司會鈎攷之故司書職歲職幣皆屬司會而職內亦屬焉知所入然後可量以

爲出也司裘掌皮亦以類而相從其出用之數亦待攷於司會也大府所掌惟貨財之守藏則以下大夫領之足矣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掌九貢九賦九式九功之灋以均節財用凡冢宰所布之治皆攷焉於内則逆羣吏之治於外則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凡王及冢宰所以馭百官者皆與議焉其爵與小宰並而職事繁重轉過於小宰故特設下大夫四人以佐之

正朱子所謂運用天理不得不然者後人以私意隠度謂欲其權足以制大府然後鈎攷糾察之勢得行悖矣

餘論陳氏傅良曰成周司會之職屬於冢宰凡外内府之財用皆制焉職專而任重漢初蕭何領天下財賦以張蒼爲計相猶得此意其後諸府各自置官如大尉之金曹自主貨幣鹽鐵倉曹自主倉穀則其事分其權輕矣至本朝則周之三府分而爲四凡天下

金玉之物皆歸奉宸庫山澤鹽鐵之賦皆歸内藏其他所入一歸之南庫至天下户口租入則歸之户部權不歸一所以漫不可攷雖曰宰相兼制國用而無以權出入之通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書主會計之簿書賈疏古有簡策以記事後代用簿則簿書也　鄭氏鍔曰百官有司財用之數具載於司書司會得以按籍而稽故次其後

職内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內音納

正義鄭氏康成曰職内主入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歲計以歲斷鄧氏元錫曰制國用以歲爲斷也

案不曰職出而曰職歲者歲有豐凶所出一以歲爲準而不得過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職内主入職歲主出各有司則專

互相勘則覈入以時其數簡故官吏省出以漸其數繁故官吏多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伯謙曰職幣掌幣餘之賦者　賈氏公彦曰其職云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以待上之賜予與職歲通職故連類在此

存異賈氏公彦曰此三職皆有府義不得名府者以

財不久停也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職幷掌皮亦有府義故在此

禮庫曰皮革亦財賦也故屬大府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陳氏傅良曰古者禮贄皆以皮幣爲主出入之

數大較與貨賄相敵故亦屬於大宰皆司會爲之長

内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内宰宫中官之長　賈氏公彦曰名内宰者對大宰治百官大宰不稱外者兼統内也

鄭氏伯謙曰内宰爲冢宰之屬則女寵近習皆畏師保之檢察而無敢踰節皇父作相膳夫内史皆不得人晉侯近女而惑疾醫和以爲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　朱子曰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大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宫閫之事

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侍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

餘論鄭氏伯謙曰漢大長秋為后卿蓋內宰之意中宮僕謁尚書黃門冗從如小臣之屬內府令如內司服之屬皆領焉若中常侍與凡侍內掖庭暴室御府祠祀者與勾盾中藏府令丞典掌貴人釆女宮婢侍史服食游觀諸事皆少府統為職分既分不相干涉

然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鄧通爲文帝幸臣而丞相申屠嘉得檄召欲斬之自東京悉用宦者士大夫既無復與聞内事而隸少府者徒以文相屬故大尉楊秉糾中常侍尚書詰以三公統外越分奏近臣蓋三府之令不行於便嬖况后妃乎然前漢大長秋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宫成帝勑許后減省用度后上書辨論恐官吏以詔書繩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雖改用宦官而宫中財用尚付之有司章和以後

不復領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内諸司凡天子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矣　王氏與之曰宫中官不過三項宫正宫伯宿衛之官令之環衛是也宫人掌王寢灑掃次舍之事令之脩内司是也至於内宰凡宫中之奄豎與諸嬪御皆在所統則令之入内内侍省都知是也内宰所統事繁體甚尊重故以下大夫爲之其屬無下士與諸職不同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奄稱士者異其賢　賈氏公彦曰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案夏官大僕職出入王之大命正其服位則此小臣侍后職與大僕侍王同洒人漿人等奄並不稱士此則以有賢行而命爲士也　呂氏祖謙曰奄位極於上士先王防患之意蓋微　李氏覯曰餘奄皆不命也宦官之位列天象蓋帷簿之内牀笫之言固不可以屈辱俊乂混淆男

女其用奄人乃制事之宜然先王不以恩奪義不以私廢公雖其褻臣無得過寵奄稱士者止於四人況可為卿大夫哉　雜說后之尊亞於王掌其命者四人而已六寢六宮之奄寺内豎不過二十人嚴矣哉餘論陳氏傅良曰極治之世無他人主親近端人正士不使小人在側而已如閽寺褻近易為人主所寵任屬之冢宰則人主不得以私意暱内臣不得以非道干此先王治内之嚴也西漢制猶近古三公總九

卿而少府之官凡内臣皆屬焉自武帝疎遠朝士宰相不得檢攝内治其權稍輕矣既而石顯用事匡衡甄譚猶得條奏具言舊惡則宰相雖無曩時之權而宰制之意猶故也當時侍御亦參選明經之士咸拜議郎更宿王宫以備顧問東漢則議郎不在宿直中常侍不復雜調他官皆宦者為之卒至王爵天憲皆歸奄寺孫程曹騰得專廢立原其所自蓋由三公徒擁虛位而宦者之專權非所能制故也

閽人王宫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閽音昏囿音又游本亦作斿音由

正義鄭氏康成曰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囿御苑游離宫也　賈氏公彦曰其職云掌守中門之禁言中門則唯雉門耳而言每門者彼言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皆使閽人守之　王氏昭禹曰門守尤宜謹於昏故曰閽人

存疑鄭氏康成曰墨者使守門

案内則深宫固門閽寺守之榖梁傳亦云閽寺人也

此列叙羣奄不宜獨爲墨者墨者所守葢城郭官府館舍倉廩廐庫之門王宫五門六服羣辟朝會公卿百官所出入未必使黥者守之也

寺人王之正内五人寺石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内路寢　賈氏公彦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寺人披自稱刑臣則寺人奄人也正内謂后之路寢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内内宰注后象王立六宫而居之亦正寢一

燕寢五則正寢路寢也

案諸職稱奄言其精氣之閉藏而已惟王之正内謂之寺人言能侍御於王故别之以示重也　不曰后之路寢而曰王之正内婦人所居必繫於夫以為名猶内宰職不曰后宫而曰王之北宫也后寢設寺人而王寢無之何也王之路寢與公卿聽政即釋服而居燕寢自夕以脩令之前侍御僕從皆在焉惟夜以安身然後嬪婦敘御耳宫人職共寢中之事謂共具

也內小臣掌陰事謂嬪婦入御之事也寺人掌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則內人入御女宮隨而聽事具在其中矣自朝及夕侍王皆士大夫夜事則內小臣寺人當直者遞代而掌之故員無别設耳

通論朱子曰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餘論賈氏公彥曰據此則寺人不掌男子秦詩未見

君子寺人之令葢秦仲始大其官未備故寺人無小臣得掌男子　石氏守道曰周官閽人掌守王宫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王宫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而已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始預政焉巧佞進而正人廢諛佞入而君德敗亂是以生

内豎倍寺人之數豎蜀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豎未冠者之官名　賈氏公彦曰

昭四年左傳叔孫穆子宿於庚宗庚宗之婦人生牛以爲豎則當爲童子未冠者

案文王世子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以待正內也左傳渾良夫少爲孔氏之豎則豎非奄可知存疑劉氏彝曰內豎奄之小者

九嬪嬪皮因反先鄭音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嬪婦也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

內治以明章婦順不列夫人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陳氏傅良曰自九嬪至女史皆屬天官先王之意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則驕蹇自恣無所不至也惟使之分職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考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考功則不敢不勤況內宰則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婦人以糸檢內事能無畏忌哉漢高欲廢大子立戚夫人

子如意留侯曰骨月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冡宰失
職之弊也
總論薛氏衡曰内宰所掌自内豎以上所以紀綱王
宮之治自九嬪以下所以輔成王内之治
世婦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數者君子不茍於色有婦德
者充之無則闕　賈氏公彦曰九嬪言數者欲見世
婦女御有德亦充若九嬪無德亦㪅世婦女御同闕

故互其文令得兩見耳

案鄭康成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注本確不可易其引昏義以證世婦女御之數及家語當夕之説宋以後諸儒紛然排擊皆於理有未達也天子法天凡事皆以十二爲度故有三夫人九嬪魯伯姬歸於宋三國來媵春秋特書以爲非禮則天子宜備十二之數明矣三夫人雖不見於經而酒正有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漿人又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后之下有

夫人明矣此猶三公不見於經而其朝位則見於小司寇朝士射位則見於射人耳蓋惟九嬪如九卿之不可缺三夫人則有其德乃備其位猶三公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世婦則有子而可以為王繼世者其無子而賢德出衆者或附焉女御則良家子賅姓於王宮王所幸御乃有其位故其數皆不可定也至王所未御必有限年出嫁之制而今不可考矣　古者內官九御自夫人嬪婦以下皆贊王后舉內治以供

祭祀賓客之事以獻蠶桑種稑織文組就之功以治
王族嘉好合食內宗三月之教以備喪祭弔唁之禮
亦如庶司百職之不可缺也羣儒乃力排昏義並疑
周官曲禮謂王宮嬪御不宜若是之多葢以私意淺
見妄議聖人不知芶王心無主而以欲敗度則惑溺
專妬即一二人亦足以羸王躬而亂百度果能正心
脩身以齊其家則九嬪世婦女御之備官恪共內職
以廣世嗣二南之化實基於此周公建官自王宮嬪

婦以及奄寺暱近之人膳服瑣細之事皆屬於冢宰務使禮度脩明君心順正小無所忽大不可踰乃正心脩身之防維興道致治之樞紐也

餘論魏氏校曰易剥之爲卦上九以一陽載於羣陰君象也五率羣陰以承一陽故有貫魚以宫人寵之象然孤陽處於羣陰之中鮮不爲所斲喪故卦義爲剥古聖王謹之自九嬪而下世婦女御皆闕其數而不備傳春秋者復述孔子之意謂天子一娶惟十有

二女其間有待年於國者侯少者年及則長者已衰前後所御實不過數人而已

女御

正義鄭氏康成曰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

賈氏公彦曰其職云掌御叙於王之燕寢

女祝四人奚八人祝之六反鄭徐之又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其職云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禱祠之事故在此　朱子曰古人立法無所不備有是

事則立是官如宮中祈祝之事專立女祝以掌之自無後世巫蠱之禍矣

通論鄭氏鍔曰人不得其安則祈福於神聖人因人情而設巫祝之官故司國祀則有大祝小祝甸祝詛祝之司在王宮則有女祝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内治之貳與王之大史掌禮同　張子曰女史八人書王后言

動以佐内治及進御煩碎之事皆書之故后夫人以下莫不懼而增德　陳氏傅良曰王后有女史視聽言動安得不正　鄭氏鍔曰天子有史官記言記動故不敢有過舉后與王同體故有女史

辨正劉氏彝曰女史掌王后之禮職内治之貳則必有道藝而知禮者鄭氏以爲女奴曉書者非也蓋擇女御之賢者爲之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

四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典主也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　賈氏公彦曰絲枲有善惡貴賤故須賈陳氏傅良曰以下三職悉用士人先王以是爲奢儉所係内治所關非士大夫爲之恐害國政惟與内宫相關通如内司服縫人之類必不得已乃用奄耳案典婦功爲布帛之總司則布帛之入尚有當整治者所以有工四人典絲典枲則不煩設工也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其職因婦功故在此　王氏昭禹曰一蠶所吐爲忽五忽爲糸二糸爲絲絲所以爲帛者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枲絲里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案喪服傳牡麻者枲麻也則枲是雄麻對苴是麻之有蕡實者也亦與典婦功連類在此　鄭氏鍔曰布有出於麻者亦有出於草者如蕒

如越爲絺爲綌然出於麻者爲多故以典枲名官

枲絲所成者名類既多精麤不一低昂有未易悉者

故設賈也布則升數有定望而可知即爲絺爲綌數

種而已不必賈而後辨之故不設

内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宫中裁縫官之長　鄭氏鍔曰

王之服掌於春官后之服掌於天官天官掌王内之

政令故也　賈氏公彦曰衣服事多須男子兼掌以

與婦人共職故用奄

案女御即上經女御在世婦之次者女御多人於其中使二人爲内司服八人爲縫人耳非別一項也

餘論鄭氏康成曰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縫扶容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奄二人亦縫線事多須用男子也

案女御之下別列女工則爲内人明矣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染日豔反又日掩反

正義王氏應電曰染人司嬪婦染湅之事故與典絲典枲聯事並屬典婦功也其他染職宜屬冬官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都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追治玉石之名賈疏詩云追琢其章　賈氏公彥曰王之首服在夏官弁師此婦人首服配衣故連類在此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屨九裕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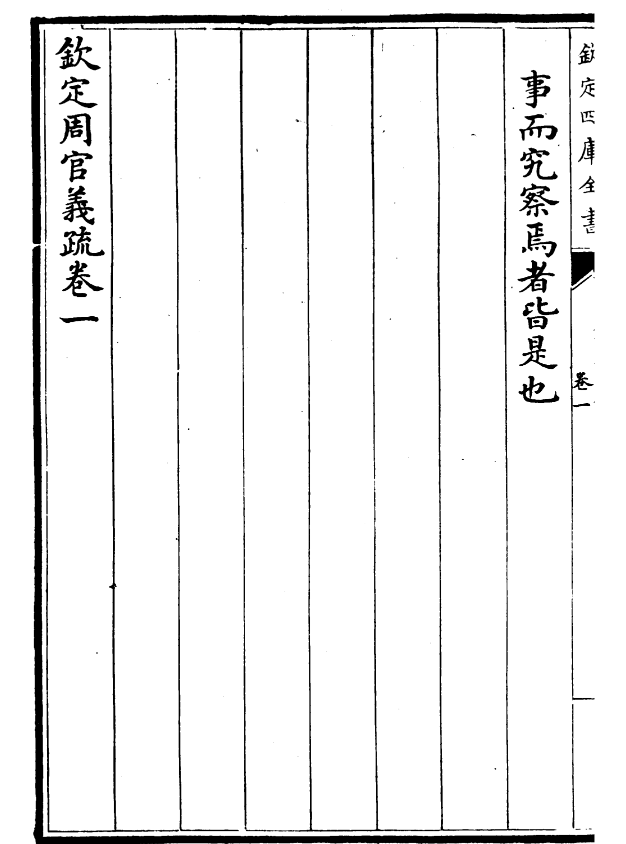
正義賈氏公彥曰屨人兼掌王及后之屨舄者以屨舄在下體賤故男子婦人同官　鄭氏鍔曰有舄有屨名官特曰屨人者舄止於朝覲祭祀時服之而屨之用多且通於上下也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户瓦反采此海反或作菜

正義鄭氏康成曰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賈疏翟雉名案考工記鍾氏染羽若有自然鳥羽則不須染故云後世或無　賈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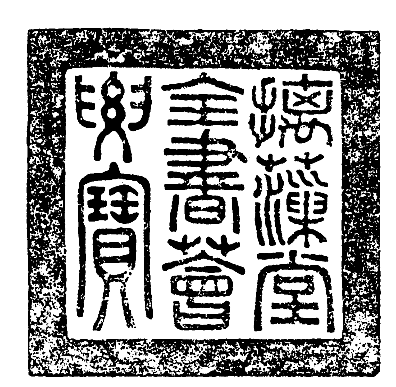
公彦曰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夏即五采也

案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必本於脩身齊家而其原又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葢必如此而後表裏無隅細大畢貫冡宰之屬騶視之若紛雜瑣細而究其所以設官之意則於天子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統焉所以爲師保之任而非五官之比也至於格物致知之學則師氏保氏導養有素而隨



事而究察焉者皆是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一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竺昌基